

普通 高校 艺术 教育 丛书
学术 顾问 汝 信 钱 中文
李 希 凡 冯 其 庸
田 本 相 陈 洪

戏曲鉴赏

黄 克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013032387

J805.2

11

普通高校艺术教育丛书

戏曲鉴赏

黄克著



J805.2



北航

C1640991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戏曲鉴赏/黄克编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8. 8

(普通高校艺术教育丛书)

ISBN 978-7-5343-8553-7

I. 戏… II. 黄… III. 戏曲-鉴赏-中国-高等学校-
教材 IV. J8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0567 号

书 名 戏曲鉴赏
作 者 黄 克等
责任编辑 周 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创连环画册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 南京江宁滨江开发区盛安大道 727 号(邮编 211178)
电 话 025-66612233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08 000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3-8553-7
定 价 25.00 元
批发电话 025-83260760, 83260768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 8008289797
短信咨询 10602585420909
E - 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普通高校

艺术教育丛书

学术顾问

- 汝 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华美学学会会长, 著名美学家,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 钱中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荣誉学部委员, 著名文艺理论家
- 李希凡 著名文艺评论家,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 冯其庸 著名红学家,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 田本相 著名话剧史家, 原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
- 陈 洪 南开大学常务副校长, 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策 划

丁晓昌 魏中林 徐放鸣

目 录

- 第一讲 元杂剧与关汉卿 黄 克 / 1
- 第二讲 《西厢记》天下夺魁 黄 克 / 16
- 第三讲 《琵琶记》和元末明初“四大传奇” 黄 克 / 31
- 第四讲 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 李 悦 / 46
- 第五讲 四大声腔和魏良辅的“水磨腔” 郑 雷 / 60
- 第六讲 昆曲的兴衰 郑 雷 / 72
- 第七讲 李渔与《笠翁十种曲》 胡明伟 / 87
- 第八讲 洪昇与《长生殿》 胡明伟 / 100
- 第九讲 孔尚任与《桃花扇》 胡明伟 / 114
- 第十讲 宫廷大戏及其对后世京剧的影响 杨连启 / 128
- 第十一讲 四大徽班与京剧的形成 杨连启 / 143
- 第十二讲 地方戏的繁荣 杨连启 / 156
- 第十三讲 四大须生与四大名旦 熊 姝 / 172
- 第十四讲 京剧现代戏 熊 姝 / 187
- 第十五讲 中国少数民族戏曲 李 悦 / 200

第一讲

元杂剧与关汉卿

戏曲是我国特有的戏剧表演形式,其剧种样式之丰富,表演手段之多样,舞台声色之奇特,在世界剧坛独树一帜。举目全球,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只因地域的区别,方言、乡音的不同,乃至欣赏习惯的差异,就拥有各自独立的剧种演唱体系?恐除中国而外再无其他。

说到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可谓源远流长,从娱神到娱人,从先秦的优孟衣冠到唐参军戏、宋杂剧,哪个才是中国戏曲的源头?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中国戏曲成熟与繁荣的标志,却公认为元代杂剧,这又是毫无异议的。

当然,元代杂剧的兴盛绝非偶然,作为戏曲的主要因素早已各自成了气候。今择其荦荦大者列举如下:

我国向称诗的国度,何况唐诗、宋词至元代散曲都是可以吟唱的,所以唱词的诗化自然成为中国戏曲的一大特色。此其一。

其二,载歌载舞。宋代的大曲、曲破,不仅有歌有舞有念白,甚至可以表演故事。而凡歌舞表演都具有虚拟性和程式化,这又恰是中国戏曲表演所独具的特色。

其三,演绎故事。从志怪、志人小说,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大量的故事题材供戏曲选用。从小说家数到诸宫调演唱,虽只限于一人说唱叙事,不过表演的手段已经十分丰富,特别是盛行于宋代勾栏的诸宫调这种说唱形式,连说带表,连演带唱,几乎就是独角戏,倘换作多人化装代言,距离戏曲的综合表演,岂不就是咫尺之间、一蹴而就的事吗?

凡此说明元代杂剧的兴起,实乃水到渠成,是构成戏曲的主要因素

逐步综合、演化的必然结果,是其内在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除此而外,人才辈出也是戏曲最终合成的推动力量。这又和元代特殊的社会环境分不开的。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为了实现对广大汉民的专政,采用族群分化的统治手段,将人群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后归顺的江南民众)四等,种种优待加之蒙古、色目人,种种压迫施之于汉人、南人。突出的事例就是对待隋唐以来已成定制的科举制度,除了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接受耶律楚材建议举办了一次科举取士而外,此后直至仁宗延祐元年(1314),77年间不兴科举,这就等于断了广大汉族知识分子的进身之阶、谋生之路。

元人朱经《青楼集序》有言:“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仁杰)、白兰谷(朴)、关已斋(汉卿)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短短数语却颇多可疑之处,一是将杜、白、关等老一辈曲家都说成遗老遗少式的人物,大异其积极入世的创作态度;一是他们明明“不得仕进”却被说成“不屑仕进”,把一代知识分子的怀才不遇强解作避世清高,甚至还有着“嘲风弄月,流连光景”的闲情逸致,这和当时读书人的实际遭遇也大相径庭。倒是明人胡侍在《真珠船》中的描述庶几近之:“盖当时台省之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中州人多不得为之。每沉抑下僚,志不得伸。(下举关汉卿、马致远、宫大用、郑德辉、张小山等曲家为例)其他屈在簿书、老于布素者,尚多有之。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纾其怫郁感慨之怀,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个中所指“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纾其怫郁感慨之怀”或如朱经所说“乃嘲风弄月,流连光景”之所在,又是什么地方呢?那就是宋元年间随着城市繁荣而兴起的勾栏瓦舍。勾栏瓦舍本是综合性市场,除了货物交易、荟萃饮食、各种游乐而外,更有各种伎艺百戏演出,如《东京梦华录》所记小说、讲史、诸宫调、小杂剧之属。其中不少伎艺需要创作底本,有的自然是演艺人自己为之,有的则需流落至此而又通晓文墨的落魄文人提供稿本。这些撰稿人组织起书会,被称为书会先生,或称老郎,在瓦舍里是颇受艺人尊敬的人物。到了元代,“沉抑下僚”的读书人骤然多了起来,其中不少人就到“声歌之末”的勾栏瓦舍的剧场中讨生活,成了创作的生力军,如:

关汉卿,在“玉京书会”。贾仲明为《录鬼簿》中赵子祥所写的吊词



云：“一时人物出元贞^①，击壤讴歌贺太平。传奇乐府时新令，锦排场，起玉京。《害夫人》、《崔和檐生》。白仁甫、关汉卿，丽情集，天下流行。”是时白仁甫（朴）、赵子祥，以及关汉卿和他的莫逆交号称“杨补丁”的杨显之，皆该书会中人。

马致远，在“元贞书会”。贾仲名为《录鬼簿》中李时中所写吊词云：“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可知“四贤”马致远、李时中、花李郎、红字公（即红字李二），都是元贞书会中人。

此外，撰有南戏《小孙屠》的杭州医生萧德祥，在“古杭书会”；撰有南戏《荆钗记》的苏州学究柯丹邱，在“敬先书会”，皆其例。

这些书会先生有才华、有见地、有生活，更有创意，敢于将已经成熟的戏剧因素进行创造性的综合，于是，新兴的杂剧破壳而出，一时间，在各瓦舍之间争先效仿，争先创作，迅速占领了舞台，并且达到了“一时人物出元贞”的杂剧的黄金时期。元代立国不足百年，创作杂剧数量却十分惊人。元人钟嗣成《录鬼簿》著录458种，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著录535种，近人傅惜华《元人杂剧全目》著录737种，没有强大的创作队伍，是难以想象的。在这个创作队伍中，关汉卿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

谁也不敢说，杂剧这种艺术形式就是关汉卿创造出来的，但是，在杂剧发展史上关汉卿确实有着崇高的地位。元人钟嗣成所编《录鬼簿》在“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将关汉卿列为第一人；在著录的400多种杂剧名目中，关汉卿独占60余种，数量之多在所载150余个作家中无出其右者。明初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说关汉卿“乃可上可下之才”，虽评价不高，但仍以“初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同是明初人的贾仲明为《录鬼簿》作续编，为关汉卿写的吊词更说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意即驰骋剧坛的领袖，统率创作队伍的

① 元贞：元成宗铁穆耳年号。成宗1295—1307年在位，1297年即改元大德。

祖师,撰写杂剧的头把交椅,多方面肯定了他的创始人的地位。近代学者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评价关汉卿是“一空依傍,自铸伟词,而其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也是从首创这一层次上取意的,赞誉之隆,无以复加。

关汉卿,生平不详。朱经《青楼集序》中称之为“金之遗民”,而金亡于1234年,那么他的生年应不晚于13世纪20年代。又据《窦娥冤》剧中窦天章任职肃政廉访使,而该衙门从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廉访司乃至元二十八年(1291)的事,即或《窦娥冤》是其晚年之作,也意味着关汉卿活到90年代,已是80多岁的长者了。《录鬼簿》载其号已斋叟^①,大都(今北京)人,太医院尹。太医院尹显系官名,但纵观元代太医品秩从三品到从八品并无“院尹”之设,所以顶多这是个品秩不高的小官。还有一种《录鬼簿》的版本作“太医院户”,即隶属太医院之医户,而医户在元代是可以享受蠲免某些杂泛差役的。“太医院尹”也好,“太医院户”也罢,都意味着关汉卿与仕途无缘,处于社会底层。

他却在勾栏瓦舍中的杂剧舞台上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所。明代臧晋叔在《元曲选序》中说他“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几乎完全成了倡优——杂剧艺人中的一员。对此,关汉卿在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也有过夫子自道。

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

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蹉跎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蜡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搥不匾炒不爆响瑯瑯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期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① 贾仲明为《魔合罗》杂剧作者孟汉卿写的吊词有云:“已斋老叟播声名,表字相同亦汉卿。”关氏或名已斋,汉卿其字也。

据此,有人说关汉卿“在妓院中是个老门槛”,有人认为关汉卿和一生沉湎于秦楼楚馆的柳永是“同流”人物。其实《不伏老》曲只是关汉卿的借喻,借浪子生涯表明作者甘心与倡优为伍的处世态度,更突出的是体现作者那种桀骜不驯而又老谋深算、豪气十足而又妙趣天成、百折不挠竟至宁死不屈的战斗风格。结合关汉卿平生所处的社会地位,结合关汉卿大量创作的思想倾向,这样的认识才是正理。

关汉卿剧作颇丰,仅存目就有67种之多,保存下来的全本杂剧亦有18种,按其题材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揭露权豪势要对小民的压迫,如《窦娥冤》、《望江亭》、《蝴蝶梦》、《鲁斋郎》、《五侯宴》;

讨伐卖淫制度,如《救风尘》、《金线池》、《谢天香》;

抨击门第婚姻,如《拜月亭》、《调风月》、《四春园》;

歌颂历史英雄,如《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单鞭夺槊》。

此外还有《玉镜台》、《陈母教子》和《裴度还带》。

其中堪称关汉卿代表作的为《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金线池》、《谢天香》、《调风月》、《拜月亭》、《西蜀梦》、《单刀会》、《玉镜台》等,占现存关剧的半数以上,“一空依傍,自铸伟词”,在元杂剧作家群中独领风骚。

下面择其二三作一简要介绍。

《感天动地窦娥冤》

《窦娥冤》的故事如今已为大家所熟知。一个小女子在开刀问斩之际指斥天地,使天地动容,于六月天降下鹅毛大雪,以掩其尸体,昭其冤枉。那真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读来令人解气,让人振奋。

不过,曾几何时,这个小女子还是个逆来顺受安于命运摆布的角色,她又是经历了怎样的成长过程呢?

窦娥三岁丧母,七岁被父亲窦天章典与蔡家做童养媳,十七岁上完婚,当年丈夫就死了,待戏开场时,她已是守空房三年的寡妇,与同样守寡的婆婆相依为命。她也曾有着痛苦的思索:“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不然,)谁似我无尽头?”(一折[油葫芦])“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

到头?(致使)今也波生招祸尤?”([天下乐])结果,她认为这都是前生注定,命运安排。所以她“劝今人早将来世修。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我言词须应口。”([天下乐])为求来世脱离苦海,只能听天由命,安于命运摆布。小小年纪已是心如一潭死水,准备尽孝守节,了此残生了。

不想祸从天降。泼皮无赖张驴儿父子在获知窦娥婆婆媳二人孤苦无依之后,顿生邪念,要做她们的接脚女婿。蔡婆虽苟且相从,窦娥却采取了完全决绝的态度。张驴儿恼羞成怒,欲借羊肚儿汤药死蔡婆,不料却被其父误食,一命呜呼。张驴儿索性以此要挟窦娥。窦娥有恃无恐,相信“清如水,明如镜”的衙门会“照妾身肝胆虚实”,毅然随张驴儿去见官。

问官是楚州太守桃机,他偏听张驴儿的一面之词,硬逼窦娥承认药死公公之罪,且信奉“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律条,窦娥不从就“与我选大棍子打着”!且听第二折窦娥在淫威下的呻吟:

[感皇恩]呀!是谁人唱叫扬疾,不由我不魄散魂飞。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

[采茶歌]打的我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则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惨不忍睹的场面,正是元代吏治的缩影。元代用刑之滥,刑法之苛,历代少见,就连正直的官吏也为之不平:“今之官吏不思仁恕,专尚苛刻,每于鞫狱问事之际,不察有无赃验,不审可信情节……辄加拷掠,严刑法外,凌虐囚人,不胜苦楚。锻炼之词,何求不得?致令枉死无辜,幸不致命者亦为残疾。”(见《元典章》卷三十九“不得法外枉勘”条)酷刑终于打破了窦娥对官府公正的

▼ 明刊本《感天动地
窦娥冤》插图



戏曲鉴赏
Xi Qu Jian Shang

幻想,也打醒了她的觉悟,“天那,怎的覆盆不照太阳晖!”官府原来是暗无天日的地狱。“争到头,竟到底,到如今,待怎的?”终于彻底绝望。当着桃机又要打蔡婆以逼窦娥就范时,她连忙拦阻,饮恨招认。官府的残暴不公,正是窦娥这懦弱女子转变的关捩。

“柔软莫过溪涧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写在《陈州米》杂剧中的这句台词,形象地反映了被逼上绝路的小民也会不平则鸣。身处社会底层的窦娥,在官府的迫害下,从绝望到觉醒,终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向社会秩序提出义正辞严的质疑,撕心裂肺的呐喊,感动地的控拆!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对于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无论就其批判的深刻程度而言,抑或就其声讨的激烈程度而言,在全部元杂剧作品中也是绝无仅有。王国维更给该剧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宋元戏曲史·杂剧之文章》)

随即,窦娥在临刑前发下三桩誓愿,一要一腔热血直上白练;二要三伏天下雪,掩其尸首;三要楚州地面亢旱三年,用以昭示其冤,并且一一实现。

剧情发展至此,悲壮自然有余,但贪赃枉法的桃机太守反得升迁,杀人的罪魁张驴儿倒逍遥法外,总留下许多遗憾。这或许是元代社会的现实,关汉卿却不认为完成了使命,他还要窦娥的冤魂出来报仇,“我每日哭啼啼守住望乡台,急煎煎把仇人等待”(四折[双调·新水令]),以了此公案。

恰在此时,离别了16年的父亲窦天章,身为肃政廉访使来到楚州地面,“审囚刷卷,体察滥官污吏”。按说,刀把子掌握在自己人手里,窦娥冤狱会很容易得到平反,不料,这位廉访使大人也是个老迂腐,始而拿

起窦娥的文卷,见犯人与他同姓便认为是“不祥”,待知道出现在自己面前的鬼魂就是自己的女儿,而竟犯了药死公公的十恶不赦之罪,更认为是“辱没祖宗世德,又连累我的清名”,所以不问青红皂白,就要“牒发你城隍祠内,着你永世不得人身,罚在阴山,永为饿鬼!”这封建礼法的统治是多么的完备,生前既以三从四德束缚其自由,死后也还要以家法、城隍祠扼制其反抗,妇女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是窦娥的冤魂细诉事情的原委,窦天章才不能不有所动。

[雁儿落]你看这文卷曾道来不道来?则我这冤枉要忍耐如何耐?我不肯顺他人,倒着我赴法场;我不肯辱祖上,倒把我残生坏。

[梅花酒]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我只道官吏每还复勘,怎将咱屈斩首在长街!

窦娥冤魂的血泪控诉,戳穿了王法、家法的虚伪,使窦天章也无以为辩。这位父亲才被争取了过来,连呼“我那屈死的儿,则被你痛杀我也”!终于冤狱得到了平反。

当然,窦娥冤魂争到的胜利是虚幻的,并不具有现实的属性。关汉卿也不满足于给窦娥一样的被压迫者以如此廉价的安慰,而是借冤魂来深化作品的主题。在案情大白之后,还让窦娥冤魂愤然唱出:

[收江南]呀!这的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痛杀我娇姿弱体闭泉台,早三年以外,则落的悠悠流恨似长淮。

窦娥的冤狱虽然得到了平反,但留下的遗恨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从而让它的观众也陷入深深的思考。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在现存18种关作中,以妓女为主人公的就有三个,比重很大。三个剧本又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她们在卖淫制度下的痛苦呻吟以及激烈反

抗。可以说人物个个出色,剧本个个精彩。关汉卿对妓女问题的关注,不限于怜悯她们不幸的遭遇,而更重视她们的觉醒,且予以热情的肯定和讴歌。《救风尘》杂剧的戏剧冲突在妓女赵盼儿、宋引章和花台子弟周舍之间展开。而赵盼儿和宋引章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妓女的典型。

宋引章害怕“今日也大姐,明日也大姐,出了一包脓”的悲惨下场,急于嫁人,“立个妇名”。在她面前有两个人可供选择,一个是穷秀才安秀实,一个就是周舍。周舍是周同知之子,作为衙内有钱又有势;作为花台子弟,更有讨女人欢心的手段,所以宋引章一心要嫁他。没想到婚前宋引章是他调笑的对象,婚后却成了朝打暮骂的出气筒。眼看着就要死在他手里,这时她想到了结义姐妹赵盼儿,请其出面相救。

赵盼儿虽然也是妓女,但却有与众不同之处。

她也曾想从良嫁人,为此,她也曾把花台子弟赤诚相待,却都一一成了泡影;特别是耳闻目睹姐妹们的不幸遭遇,更让她寒心。

[天下乐]我想这先嫁的还不曾过几日,早折的容也波仪瘦似鬼。只教你难分说,难告诉,空泪垂。我看了些觅前程俏女娘,见了些铁心肠男子辈,便一生里孤眠我也直甚颓!

如果仅止于此,赵盼儿也不过是个“独善其身”或“明哲保身”的有识之女子罢了。不,当她受尽玩弄,洞悉玩弄者的伎俩之后,心头燃起一股怒火,用她的话说:“惯曾为旅偏怜客”,“自己贪杯惜醉人”,她要以自己的觉悟启发自家姐妹,向玩弄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品格构成这一形象的夺人光彩,并在搭救宋引章的壮举中充分显示出来。

赵盼儿打扮得花枝招展,收拾了箱笼行李,装作投奔意中人的模样,要以风月手段从周舍的魔掌中救出宋引章。而周舍也不是轻易上当的角色,当他发现这送上门来的“私科子”就是当初拦住宋引章不让嫁他的赵盼儿时,勃然大怒,关起门来就要打骂。赵盼儿早料到这一手,不怕也不拦,反倒含情脉脉地说:“周舍,你坐下,你听我说,你在南京时,人说你周舍名字,说的我耳满鼻满的,则是不曾见你。后得见你呵,害的我不茶不饭,只是思想着你。听的你娶了宋引章,教我如何不恼?周舍,我待嫁你,你却着我保亲……”说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她的泪咽



▲ 明刊本《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插图

语塞了。而现在,“我好意将着车辆、鞍马、套房来寻你,你划地将我打骂。小闲,拦回车儿,咱家去来!”一桩难以剖白的公案,就这样依照风月场中争风吃醋的逻辑,人情入理地翻转过来,连周舍这样的风月场中的老手也深信不疑,马上换了张笑脸,伏首敛手,听从调遣。盼儿叫他“只守着我坐”,他便道:“休说是一两日,就是一两年,您儿也坐的将去。”盼儿叫他“舍的宋引章”,他也随即答应:“我到家里就休了他。”乖乖地钻进了盼儿设下的圈套。

当然,狐狸毕竟是狡猾的。周舍很快意识到休弃宋引章的事考虑得不够周到:“且慢着。那个妇人(指宋引章)是我平日间打怕的,若与了一纸休书,那妇人一道烟去了,这婆娘(指赵盼儿)她若是不嫁我呵,可不弄的尖担两头脱?休的造次,把这婆娘摇撼的实着。”他是怎样“摇撼实着”的呢?先让盼儿立誓,盼儿信口一说,他便信了;他要买酒、买羊、买红做定亲物,盼儿早已备齐,这种“一心一意”的作派,真让周舍受宠若惊,迫不及待地跑回家去,把休书写给宋引章,回过头来再找赵盼儿,早已不翼而飞,方知受了骗。看到此处,谁不惊叹盼儿的神机妙算。

气急败坏的周舍追上了宋引章,把休书骗了过来,当即咬个粉碎。盼儿前来搭救,周舍正好捉住不放,吃了肯酒,受了红定,“你也是我的老婆!”盼儿早把他进攻的缺口堵死:好酒、熟羊、红定都是我带来的,怎能算在你的账上?周舍又提起另一端:“你曾说过誓嫁我来!”盼儿听了简直要哈哈大笑:

[庆东原]俺须是卖空虚,凭着那说来的言咒为活路。(什么赌咒发誓,这正是我们做妓女的赚钱谋生的手段。)-怕你不信呵,遍花街请到娼家女,那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哪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的绝门户!

真是痛快淋漓,妙不可言!其实,所谓的盟誓本来就不是抽象的东西,作为道德标准它隶属于不同的社会集团。压迫者把盟誓当成迫使被压迫者为自己利益而牺牲的精神枷锁,所以是虚伪的;而被压迫者则把盟誓当成了互助友爱、团结对敌的纽带,所以是可靠的。关汉卿通过赵盼儿之口,对周舍之流所玩弄的盟誓的骗局予以无情的揭露,确乎是大快人心。

赵盼儿对盟誓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害得周舍有苦难言,黔驴技穷,只好转而欺负宋引章。这时他已从宋引章手里骗过休书,一口咬碎,遂强迫宋跟他走。而赵盼儿早把真文书调换在手,挺身上前:“妹子,休慌莫怕!咬碎的是假文书!”狗急跳墙的周舍还想去夺,盼儿鄙夷地笑他:“便有九头牛也拽不出去!”如此料事如神,出奇制胜,怎不令人拍案叫绝。至此,周舍的阴谋彻底破产,事与愿违,最终落得个“尖担两头脱”。而侠肠义胆的赵盼儿所表现出来的与姐妹同舟共济的优秀品质,把玩弄人者玩弄于股掌之上的大智大勇,令人肃然起敬。特别是她的斗争艺术全然依循了现实生活的逻辑,使读者感到既熟悉又新奇,既在情理之中又超乎意料之外,更令人信服,充分显示了关汉卿的大手笔。

《关大王独赴单刀会》

三国故事在元代杂剧舞台上演出之盛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仅据《元代杂剧全目》著录就不下五十种,几近全目的十分之一。为什么元杂剧作家对三国故事发生如此浓厚的兴趣?这与中原百姓不满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不无关系。长期以来,在三国故事流传中渗进了一种“拥刘反曹”的正统思想。在元代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这种正统思想便具有了民族意识的内核,容易引起被压迫者的共鸣。毋容讳言的是,借古喻今,穿上古人的服装,搬演历史的故事,也容易遮掩统治者的耳目。不妨设想一下《单刀会》的演出,当关云长凯旋,指着阴谋策划者鲁子敬的嘴脸喝道:“说与你两件事先生记者:百忙里趁不了老兄心,急且里倒不了俺汉家节!”当时的观众听到这嘲讽式的铮铮壮语,所引起的与其说是对历史英雄的缅怀,不如说是民族压迫下激起的一种豪迈意识,其现实意义是非常鲜明的。借助“拥刘”历史故



事,树立“汉家”正统旗帜,这或许就是包括关汉卿在内的一代杂剧作家如此热衷三国故事题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由。

所谓“单刀赴会”的故事,史书记载本极简单,而且正义显然不在关羽一方。据《三国志·吴志·鲁肃传》,当年刘备向孙吴请求都督荆州时,是鲁肃劝说孙权才答应下来的。后来刘备得了益州,孙权便欲索还荆州三郡。刘备非但不还,反而派了手下大将关羽去镇守,鲁肃遂领兵去益阳与其对峙。“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相会时,鲁肃指责关羽失信,无归还荆州三郡之意。关羽正无以应对,突闻坐中有人插话,于是“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以此为借口,悻悻而去。实际上是理屈词穷,乘机溜号,并不光彩的。

然而,到了关汉卿笔下,鲁肃这样一位在史籍中主张“联蜀抗魏”的政治家、对关羽亦“常以欢好抚之”的军事家,却成了滥施诡计、暗算关羽的小人,而关羽倒成了刚正不阿、大义凛然的英雄。对此,我们又是不

戏曲鉴赏

Xi Qu Jian Shang